

新世纪作家文丛第三辑

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

冯良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南边

Encounterings in

the Southwest

冯良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南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边 / 冯良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54-9586-0

I. ①西…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87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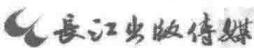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杜东辉

特约编辑: 叶开

封面设计: 海龙视觉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24.75 插页: 4页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76千字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_____ Contents

- 001 黑彝白彝
- 010 娃娃亲
- 019 军医夏觉仁和他的朋友木略
- 029 爱情 1
- 038 汉人彝人
- 049 爱情 2
- 063 主子与娃子
- 076 起义或投降
- 085 爱情 3
- 088 平叛英雄木略及他的婚事
- 103 婚礼
- 108 爱情 4
- 124 爱情 5
- 133 民族干部 1
- 142 来了红卫兵
- 153 二姐曲尼阿呷
- 162 祸端 1
- 167 麻雀和喜鹊
- 173 追逃 1
- 185 祸端 2
- 194 追逃 2

203	奔丧
215	灵魂飘去三处
221	民族干部 2
232	追逃 3
245	阑尾手术
256	真假证明
262	叫魂
269	斗争会
279	情挑 1
283	纪念活动 1
292	情挑 2
296	纪念活动 2
311	情挑 3
316	躲雨
320	事端
329	烈士陵园或黑老林
336	曲尼阿果
341	群蜂飞舞
350	不甘心
355	爱情 6
364	朋友间的毒
370	老辈子
374	旧事牵扯
383	乌尔山上

黑彝白彝

 1. 遭遇仗打完，清点伤员，曲尼阿果自报她也受伤了。小组长沙马依葛钱她，脑壳开花还是屁股挂彩了？她轻吸气，似在负痛，管自道，左脚板上扎了好几根刺，刺果树上的，带着倒钩。女队员们嫌她一贯小题大做，各自忙去。她的好朋友俞秀摸出藏在身边的绣花针，让她自己挑，一边怪她不听劝，打光脚板打出祸害来。

说“仗”都抬举对手，不过十数个蛮勇的黑彝奴隶主，趁 359 团，以及曲尼阿果所在的民主改革工作队、基干队等正在一条峡谷里埋锅造饭准备宿营的当口，打了几十发子弹，扔了十几枚手榴弹，不等 359 团全线压上，丢下伤的死的，一溜烟都逃了。

部队也不去追，天晚夜黑，极易被谙熟环境、惯跑山路的黑彝奴隶主冷枪点杀。他们互不统属，能支配的只有自家兄弟和白彝百姓，友军至多包括姻亲，上下三代，能有多少？兵力如此，技战术未必高深，擅长的不过单兵独斗，偷袭也算。来得快去得快，风一般就刮过了。这回也不例外，但特别，竟然有手榴弹。

手榴弹炸开，死的人和马儿没有几个几匹，伤的也多是失措崴脚断腿破头脸的，可炸中，火星溅上去引燃的粮食、医疗用品、帐篷、树木腾升的浓烟、火光，再有人马的腾挪、惊叫，把这条小小

的峡谷憋得要爆炸。

偷袭者握有手榴弹，完全在部队的料想以外，也在防备以外。围剿他们一年，他们又没有补给，用鸦片交换武器的各节链条——鸦片的种植、贩卖、运输，武器的挑选、购买、输入，随着凉山的解放，政府的经营，已被连根铲除，积存在他们手上的枪支弹药，所剩无多，哪来的手榴弹？

答案现成，不是某某区公所或弹药车弹药库，就是某几个武装人员走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或峡谷中被打劫了。平叛越往后，起事的黑彝奴隶主的火力偶一壮大，都离不开打劫奏效。这回是一辆熄火的弹药车，为此还损失了三位押运的士兵。

凉山解放六七年以来，自称“诺苏”的彝人，不论彝话叫“诺”的黑彝，还是叫“曲诺”的白彝，彝人社会土司以外数一数二两个等级为数不少的奴隶主，一直在区县地区政府充任一官半职，光拿钱不干活。地里的庄稼、山上的牛羊自有家养的奴隶——锅庄娃子和安家娃子，帮他们忙乎。打来打去几辈子也打不分明的冤家，不管是当地的汉人豪强、刘文辉的边军、蒋介石的国军，还是自己的族人，土司和各个家支，都不再打，汉人豪强边军国军都被解放军收拾了，冤仇不解的家支头人也被凉山以外的新汉人，政府的男女干部，东劝西劝，邀来一张桌子边吃肉边一只碗里喝酒了。经常参加观礼团致敬团，汽车火车甚至飞机转一大圈，北京上海广州，大半个国家都跑到了。

以前，金沙江以北就不辨东南西北，族人之外，只认得眼前专挑平坝子住的汉人，关系却好一阵歹一阵，好时，也为在各人的地盘上行走方便，互相认作干亲；坏时，管他干亲湿亲，拿起枪举起棍棒刀就开打。这下举目一看国家这个地方硬是大得边都望不见，汉人也多，蚂蚁子一样。还热得连身子都给汗沤馊了，蚊子也专吸他们的血，图新鲜。但好看的好吃的，眼睛看花腮帮子嚼酸，又有礼物好拿，听陪同者也是彝人讲东道西，多少明白原来我们彝人住

在高山挨冻少吃穿，进个城门洞要受盘剥，大事小情都得有人质，如尼黑土司那样名气震天的人也挨了千刀剐，原来也是大汉族主义的继承人国民党反动派在搞鬼在作怪。现在把他们赶到一个叫台湾的海岛上去了，我们彝人不用躲不用藏，好得很！回到凉山，上主席台去谈感受做汇报，先还气昂昂的，往台下一瞅，黑压压的人啊，又都仰脸热辣辣地盯着自己，不免心惊肉跳、脸红脖粗，打小练就，只宜在旷野、山间，在敌阵前、在百姓娃子中纵横捭阖的辩才即刻失效，到了嘴边的彝话都忘干净，用刚学会的汉话喊：毛主席万万岁朱德总司令千千岁蒋介石两三岁。

他们性情含蓄，喜怒不形于色，好像怕授人以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男女干部争相来握他们的手。这种新礼节搞得他们紧张不堪，手心汗湿。和女人以手相握，岂止紧张，简直羞死人。女干部是女人又不是，这样一想心情稍放松。最要命的是大会小会，车行途中也得学习文件、交流思想。彝话汉话，好不容易搞明白思想原来是脑壳里想的东西。有人抵触：未必我放一个屁也要拿出来讲啊！话传开去，转眼就有干部找他谈话，膝盖抵膝盖，头碰头，亲热，严厉，让他闷出一身汗。

越往后，闷汗的事情越多，尤其家务事，男女干部也来管。他们对他们的娃子同样殷勤周到，送穿的吃的用的，即便一根绣花针，也有娃子的一份。见面笑嘻嘻，挽臂扣手，多怜惜。欢喜得那些贱东西脏家伙滋生妄想，想翻天，想和自己的主子平起平坐，个别贼胆子大，干脆偷跑出去找政府安排学习安排工作，地撂荒，牛羊没人放养，直掉膘。

干部也安抚他们，有时还把逃到自己那里的娃子送回来。

更多的时候，干部们会劝他们，说某某娃子好年轻好聪明，不如把他送到成都的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吧；某某娃子枪法好准，不如让他去基干队吧；某某女娃子嗓音好甜美，不如放她去文工队唱歌吧。这样说那样说，当真走了不少。没有走成的，内心波澜泛起，

叉着双手，磨洋工。骂不听，打呢，敢拿眼珠子瞪你。

干部们连秋收的粮食怎么分配也干涉，说这家那家的娃子，春天都没到口粮就没了，应该给足他们一年哪怕半年的吧！过年猪啊羊的，光给娃子下水、蹄蹄吃，毕竟一年到头都是人家在放养！衣裳也是，烂得来背脊屁股大暴露，披毡披风尽是洞洞眼眼，渔网一样，你们戴金挂银，心安啊！言辞渐转激烈：如果不是娃子种田收粮食、喂猪放羊、纺线擀毡，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你们，你们早就饿死冻死了！天地良心，你们应该把多吃多占的土地、森林、牛羊分给娃子。大家都是父母生的，富的穷的，全凭爱怜着养大。套用你们的说法，难道你们的脑壳比他们的就大吗！你们哪里来的限制人家娶妻嫁女、吃饭睡觉、出行的权力，把人家当作牲口来出售，稍有违拗，就骂人家是会说话的畜生，忍受不了你们加给的痛苦逃跑的话，抓回来就割筋断腿。人类发展到今天，几千上万年，自由，解放，是最基本的幸福条件，你们这些奴隶主居然还在奴役驱使比你们势单力孤的同类，罪不可赦，必须发动奴隶娃子起来打倒你们，搞民主改革！话到最后，嘴唇抖索，浑身乱颤，愤怒得晕头转向。

奴隶主张着嘴巴，眨着眼睛，有的真糊涂，有的是装的，都声称听不懂干部在说啥，又为啥气得发抖！坚持那些多出来的土地、森林、牛羊是他们祖祖辈辈挣回来的，靠的是真本事，哪能说分就分。要分他们财产的那些家伙懒馋脏笨，尽是贱骨头，从今往后可能要用一把木勺舀酸菜洋芋汤汤喝，抓一个木盆里的坨坨肉吃，还可能娶他们的女儿，把清清白白的血搅浑，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手上有枪，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奴隶主便拉起自家的百姓，兄弟伙招呼两声，乒乒砰砰，向政府开火，反了。

死脑筋，以为不管何时只要他们振臂一呼，四面山上家属的百姓，白彝们，就会自备枪支弹药，有马儿的，骑上，跟着他们冲锋陷阵。结果，稀稀拉拉，还都是头发斑白的。年轻人，算上黑彝自己的子弟，五六年里，不断出外，远到北京，近到成都的民族培训

班学习去了。学成归来，多在地区县里区上工作。就地参加解放军、参加工作的也不在少数。

此番偷袭解放军的别说白彝百姓，连白彝奴隶主也没有。白彝奴隶主历来人数有限，身份比黑彝低，即便蓄养的奴隶、占有的地盘超过黑彝。

 2. 夜半，女队员们回到行军帐篷，听见曲尼阿果哼哼唧唧地在呻吟，俞秀唤她又无应答，一通打扫战场下来，都累瘫了，纳头一觉太阳出山，峡谷晶亮。

挨到午后，曲尼阿果脚板上的刺没挑出两根来，创孔四四处，脚也肿了，泪眼婆娑，间或啾唔哭泣，让轮换替她挑刺的女队员既丧气又可怜她，一时无措。

沙马依葛到底是小组长，脑筋灵活，说不如找军医帮忙，他们“连嵌在伤员胸膛脑盖骨的弹头弹片都取得出来，肉里的一根小刺儿闭着眼睛就能挑出来！”叫上曲尼阿果的好朋友俞秀，陪一蹦三跳还踮脚的曲尼阿果去团卫生队。

女队员驻扎在半山腰，起伏的坡岭，谷底一股清流的两边，清一色的男人。太阳当空，远近山上的树木花草、巨石巉岩乌麻一片；女队员的头皮、脸庞被烤得热辣辣的，沟底、缘山再蒸腾而来、带着各种植物芳香的潮气，汗沁出来，腻的。

三个年轻的女队员顺坡而下，身体晃荡在没有帽徽领章、宽大的黄布军衣里，脊背直溜，各有两条长辫子兀自晃悠，袅袅婷婷的小模样在满目皆是男人堆里够惹火的。正好小战放松，359团的各位指战员有的是闲心情来打量、议论三位女队员。

359团的战斗人员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儿八经的军人，解放军，凉山平叛后从成都派来的援手，皮肤都比较白，凉山上大太阳烤了他们快一年，也没太黑。他们中个子高的来自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矮的都是成都坝子、云贵高原人氏。所以高大，源于

世代以面食为主，四川兵奚落他们放的都是面屁。可怜啊，自从来了凉山，他们遇到的汉人三顿不吃大米饭就腰杆痛；碰到的彝人，吃的不是荞面揉的馍馍，就是燕麦粉做的炒面，洋芋更是家常便饭，哪里来麦香味十足又筋道的面片面条，有也是酸唧唧、黑而粘手的馒头。他们多在平原上长大，一天到黑在山上追逐、打击叛乱的奴隶主，石头、树茬没几天就把他们的胶鞋底子、帮子磨烂了，鞋尖也踢得露出袜子、脚拇指，衣服更被横生的树枝挂得七零八落，气得他们嗷嗷吼。革命成功，进军西藏、抗美援朝的任务免去，本来在芙蓉城里享清福，有老婆在乡下的，不嫌弃，接来；嫌弃的，离了，另娶城里的女学生。哪知道平地起惊雷，荒山野岭上几个黑不溜秋的家伙在新社会活得不耐烦，打起旗子，闹腾。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地方住着彝人，这下却跑来开战。

眼看着三个姑娘由远及近地走来，走过他们身边，心头嘴巴发痒的不少，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有一条“不许调戏妇女”在约束他们；大会小会，都是尊重少数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的条规在教育他们！只互相打赌她们是彝胞还是汉胞，这个彝胞那个汉胞。到底来凉山已有时日，眼光老到，比较一致的看法：高的两个彝胞无疑，矮的一个汉胞。并非个子，皮肤的黑白吗？眼睛的大小吗？鼻子的高低吗？或者男女都裹一种叫“擦尔瓦”的毛织披风，就是走路胳膊也紧贴着身体的两侧往里掩，上身保持不动？反正，彝姑娘没有汉姑娘细致、白皙，一个个，眼梢挑起来，下巴颏翘着，多傲慢，简直不敢和她们搭腔。

寻三个姑娘开心的，多是战斗人员的第二部分，基干队那些像军人又不像的家伙。

基干队员起的作用比工作队的大，既能承担工作队的任务，为正规军当向导，做翻译，深入彝寨做群众的工作，宣传民主改革是为了让彝人彻底砸碎奴隶制的铁锁链，和全中国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此过上政治平等、经济富裕的生活；又能冲锋陷

阵，还熟悉地形村情，知晓对手的七寸在哪里。

解放军刚进凉山时，假如谁告诉基干队的年轻人，有一天他们会拿起武器和黑彝奴隶主开仗，打死他们都不会相信。就是“叛匪”一词他们生平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是汉语词，他们感到生疏并不奇怪。一直以来政府都很担待黑彝奴隶主，怎么可能成为敌人，需要讨伐！再则，那些人虽然成了叛匪，但程度不同或者名义上还是他们的主子，作为白彝百姓，他们应该为主子助阵，而不是掉转枪口去打主子。

比较一般黑彝，他们在顺应时势、待人接物方面开通，不失机巧，转圜自如，土司的地盘、黑彝的地盘都有他们的身影，土司黑彝闹得不可开交时也是他们居中周旋，势力因此壮大，尤其在土司的地盘上。土司式微，不在黑彝的强悍，而在清朝以降，皇帝老儿不欢喜他们了。眼下，在他们看来，黑彝是在自掘坟墓，人民政府当他们座上宾关照六七年，不过让他们放下臭架子，善待百姓和家里家外的奴隶娃子，分点多吃多占的土地山林牛羊给百姓给奴隶娃子，就和政府翻脸了！

白彝百姓在民政中多划为半奴隶，和奴隶同属被剥削阶级，而黑彝奴隶主是剥削阶级，分属两个阵营。这对普通白彝家庭的家长来说，最现实的是家里的土地森林牛羊不用交出来，还能再分得一份儿。而他们的子弟，年轻的基干队员最爱枪。

 3. 对于他们正在交战的对手，这位基干队员经常极羡慕地说：

“罗洪拉竹那把勃朗宁小得能藏在手心里！”

那位抢过话头：“左轮枪，阿侯木呷那把，瓦亮瓦亮，人影影都照得见！”

再一位撇嘴：“勃朗宁、左轮都是娃娃耍的玩意儿，瓦渣家的那杆连发步枪比机关枪还凶，哒哒……”作势就来通模拟扫射。

基干队员还是一副老百姓的装束，裤脚宽得一丈不止，蓬松地堆在脚背上，灯笼似的；袖子窄得箍在胳膊上，线都快崩开。衣裳原来的黑色、蓝色，即便在秋天清亮的太阳光下也模糊难辨，旧的脏的，连领边襟边袖口裤腿绣的红花绿线也灰成一片。头顶是一绺关乎主人魂气、谁也不能触碰的发丝——“天菩萨”。一个个要不挎杆枪，要不把枪管杵在地上，搭两条胳膊在枪托上，歪七八扭，吊儿郎当，哪有翻身得解放的昂扬样儿，舌头嘴巴却滑溜，扬声问曲尼阿果：

“瘸着跛着，咋搞的，是不是昨天那一仗挨哪家不懂规矩的家伙的枪子儿了？”

“看清楚那个不懂规矩、开枪敢打女人的家伙没有，看清楚就告诉我们，你曲尼家儿子小没关系，我们帮你出气！”

“成都半年，学会汉姑娘的要法了，跳房呢？”

又有人逗她：“曲尼家的丫头阿果啊，前些天我在西昌街上望见你家表哥了，身边跟着一个好白净的汉丫头。他不要你了吗？你两个打的可是娃娃亲哦！”

曲尼阿果不正眼瞧他们，更不和他们搭腔，心里骂他们贱东西臭家伙，刚吃几天大米饭，洋芋屎荞子屎没拉干净，尾巴就翘上天了。哼，不要说以往，一年前，他们名分上的主子，那些叛乱的黑彝奴隶主起事前，他们哪一个敢这么和同是黑彝的曲尼家的女儿扯淡，哪怕斜一眼曲尼家的女儿！曲尼拉博家的儿子虽然孤，年龄小，曲尼家支里姻亲里却有的是年龄大本事大的儿子。都用不上堂哥表哥，曲尼阿果的爹，骁勇善射，讲义气的曲尼拉博，看不把他们的舌头割了、眼珠子剜了、腿打断！

可表哥咋回事，两个月前就听说他跟紧急调来平叛的解放军回了凉山，至今没见他的影子，哪怕去看舅舅！

眼看曲尼阿果不理不睬，基干队的几个饶舌鬼又去缠她身边的白彝姑娘沙马依葛。他们不会去招惹汉姑娘俞秀，社会风气再变，

这个规矩他们还是懂的。

他们喊沙马依葛过去，她的男人想会会她。她订的也是娃娃亲。

沙马依葛的“男人”确实在现场，羞得脸通红，抬不起头。他哪里配得上高高大大、眉眼舒朗的沙马依葛，个子矮，眉眼小，鼻梁塌塌。

沙马依葛倒大方，她让那些开她玩笑的家伙等着，等她过去撕烂他们的嘴巴，看他们还敢乱说不？他们马上嚷嚷着让她“现在就来撕，哪个怕哪个”。沙马依葛讲价钱说，要是他们不难为她，等明天部队到泸沽镇后，她打酒给他们喝。那些馋酒的家伙齐齐地喊道：

“那么我们就等起啰！”

“等吧！”沙马依葛笑呵呵地回应，掉头让俞秀卖她的酒便宜点。

俞秀老实人，左右一顾盼，不能做主：“那要问我家爹。”

娃娃亲



1. 俞秀家所在的泸沽镇，住的都是身穿青布大褂头顶白布缠头的汉人，脸盘圆，肤色白，人精明，手也巧，酿的杂粮酒辣辣的甜；用油辣子花椒面葱花拌的凉粉凉面猪耳朵，艳红缀绿，味道直沁心脾；香肠腊肉火腿更是名响川省。世面安稳时，四山上的彝男子不分白天黑夜，都耗在街边喝杂粮酒；姑娘们也总找机会下到镇里买碗凉粉凉面哄嘴巴。

曲尼阿果到泸沽赶过几回场，跟着爹爹。有回正赶上官兵追杀一个据说抢人的彝人嫌犯，鸡飞狗跳，连凉粉都没吃上一碗，就被爹爹拽进干爹家躲了起来。她们三姊妹还分别在西昌、甘相营各有不同的干爹干妈。反过来，她爹爹妈妈也是汉人儿女的干爹干妈。这种干亲在凉山很普遍，彝汉两边的人图的是在对方的地盘上行走安稳。

她家本没有放她出来工作的打算，她妈妈最瞧不上女兵女干部，说她们一身男人的装扮，随便和男人嬉笑、动手脚，不晓得羞耻，唱啊跳的，疯子一样。

她也不像二姐想出来。她二姐曲尼阿呷嗓子甜，一唱歌，鸟儿都跟着叽啾，性情活泼，女兵女干部都想当，离家天远地远也不惧，

但家里死活不同意。反而她，先是爹爹后来妈妈也来动员。

最直接的理由是她表哥。

她长大后要嫁的表哥先死妈后死爹，萧条得只他一根独苗苗。他的干爹，汉人金司令南山来和他舅舅曲尼拉博商量，其实是打招呼，这一带彝汉人等都以金司令的马首是瞻：你家外甥让我送去西昌读书吧，学好汉文，再到成都上武备学堂，到时候文武双全，还怕古侯家不风光再来。他是在把古侯家的继承人当人质。那年，她表哥十三岁。

西昌四年间，表哥常回来，每次都来看舅舅。送去成都后，再听不到他的消息，就是成都也是五六年前的旧闻。

七年八年下来，表哥恐怕彝话都忘记了吧，哪能记得家乡的景象和亲人的面貌！

让她爹妈担心的不单表哥本人，更担心女儿和他产生距离，起码见识不如他，再万一他身野心野，生起贰意，不要自己的女儿就丢脸了！

她想一想也没有办法再赖在家里，快十八岁了，便哭哭啼啼地和一帮少男少女沿着山路徒步到雅安，第一次坐上汽车第一次到成都，进了西南民族干部学校。还是哭，劝不住。后来都说不管她，看她眼泪流干还哭不哭。结果眼泪没有干，哭的次数也没减少。不完全是想家想爹妈，是在开会发言、上课提问，都应付不下来的时候。

在成都不到一年，黑彝奴隶主叛乱，平叛需要翻译、向导，就不分先后，把他们派了回来。一路耳闻叛乱的近情远况，怕爹爹也裹进去，心惊不已。同路的人哪里知道她也是有心人，对她想什么做什么，都不很认真。

这次也如此。众人听说她嫌胶鞋捂脚捂得又烫又出臭汗不肯穿，偏要打光脚板，终于扎了数根必须军医才能拔出来的刺，都笑笑拉倒，嘴碎的至多说：“哦，曲尼拉博的么女儿，娇生惯养啊！”

到了团卫生队，要在五顶帐篷里外找到军医或卫生员并不容易。眼见处，不是伤员，就是来看望伤员的人。伤员都很安静，眼神呆滞，盯着一个地方不错位置。数来看伤员的家伙最活泛，来往穿梭，大呼小叫。彝民连和工作队的既看战友，也看对手，后者中有他们某位或某几位的朋友、亲戚，几个月前他们还在一起喝酒、一同去打冤家，此时却彼此成了冤家，打得不亦乐乎。不过，一方受伤，打伤他的可能和自己没有关系，看看总让人心安。更有几个基干队员正帮着家属，在那里打点去见祖先的三个对手的后事。

三具尸体被白色的披毡和黑色的披风裹住横放在草地上，等三匹腱子结实的马儿吃饱肚皮驮回家。

山羊毛擀织的披毡、披风，是彝人一生一世的衣装，活着用它们御寒挡风，死了裹着它们去见祖先。

 2. 来接他们回家的多是一身黑蓝装扮的妇人，肃穆，峭拔。听不见哭声，搞不清她们中哪位成了寡妇。或者死去的人还没有结婚，她们只是其中谁的母亲、姐妹。

曲尼阿果会哭，还会哭岔气，昏死过去。她妈妈忍得住。她小舅舅和几个年轻人吵嘴竟至动刀，被一刀扎在胸口上扎死了，她妈妈，包括三位姨孃收尸时就没掉一滴泪。她妈妈说要哭的话早哭死掉了，每一代的男人因为结仇打冤家，都会死上几个。加上那些出门打猎，换盐巴、布匹，在山路上被豹子、狗熊啃来吃了的，摔死在山崖下的，喝酒醉死的，哭得过来吗！就是哭，也在心里哭，哭出声想让那世代积下来的仇家高兴呀！妈妈叹道，像阿果这样经不起风雨只会流泪的女子以后如何撑得起古侯家的门面啊！

撑不撑得起另说，表哥古侯乌牛未必真的带了个汉丫头在身边，是从成都还是北京带回来的呢？

表哥在西昌读书时，每年年中的火把节和年底的彝年必来看舅舅，寒假暑假如果不跟他干爹去成都或者古侯家的地盘看视，也会